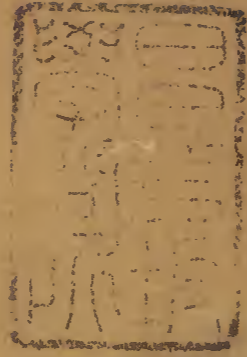


茅亭客話 六之十

第十五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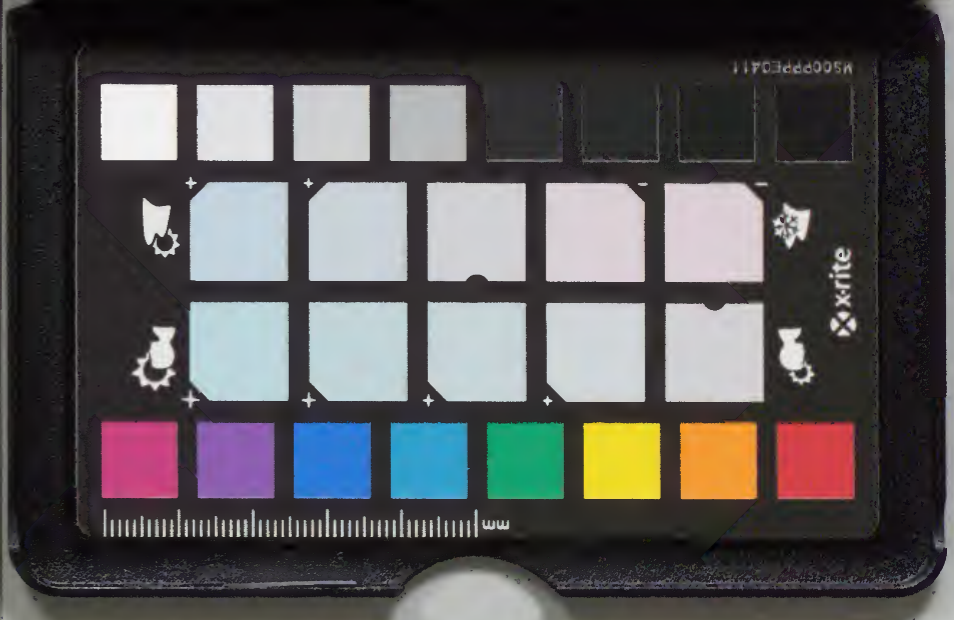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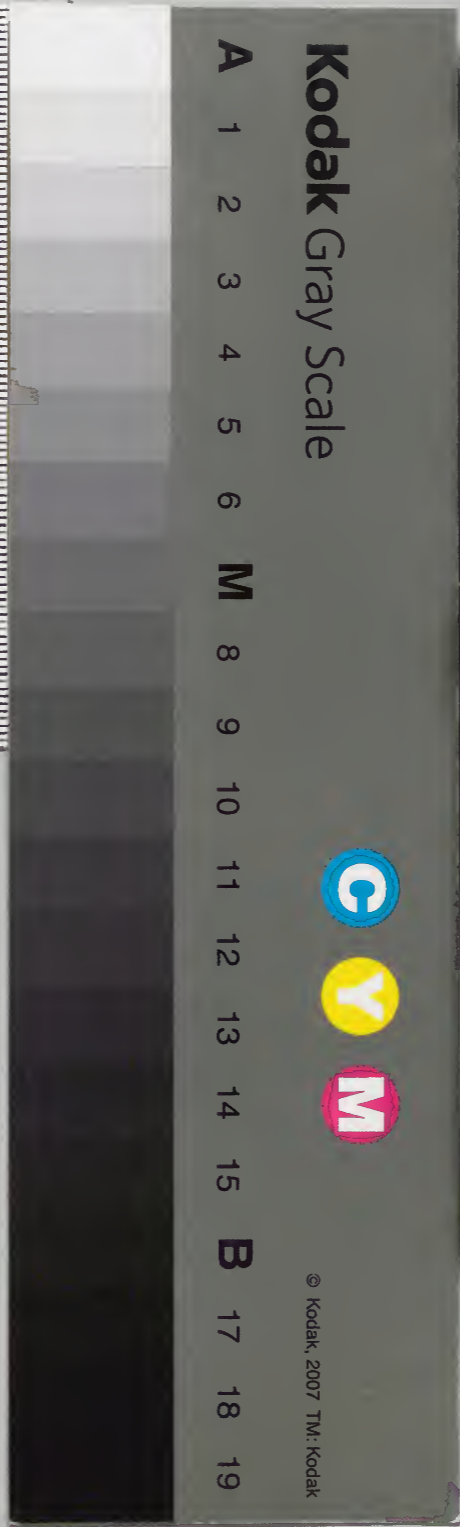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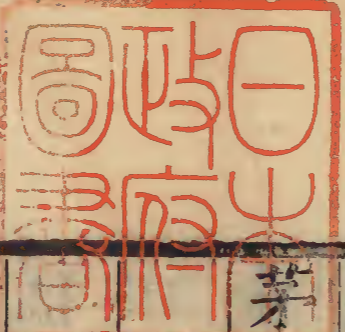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内			
三七函	三一六	漢	
一七八	冊	書	
五架	冊	類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3160	
冊 數	178 (169)		
函 號	371	2	

津逮秘書 百六十九





茅亭客話卷第六

淺草文庫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悼蜀詩

左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益部淳化甲午歲盜起邛蜀圍逼城壘主帥素無禦備遂奔劔門賊乘勢入城燒掠殺傷至甚坤維間凡數十軍州悉為賊之所有唯眉陵梓遂堅壁自守賊據益郡凡百日天兵至戮無遺類軍旅所過皆為荆棘朝廷除

樞密直學士尚書虞部郎中張詠知益州始至察
民疾苦洞知亂起之由因爲悼蜀詩四十韻今備
錄之序云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爲審官院考績
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且荐饑任失其人枉政
偷剝民興怨嗟構孽肆暴授命虎旅殄滅兇逆矧
彼黔首不聊其生觀人去民朕意罔怠寬卽育姦
猛卽殘俗得夫濟者實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
邛夔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祇奉厥
命乘輅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噫謀算

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歛乃省存恤窮困招
綏流亡杜絕剝削宣揚皇風迨一歲而民弗克安
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孰不知民心上
畏王師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強暴乎良家困弊漸
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
憚權豪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歌
詠諷刺之道不可寂然詠敢作悼蜀詩四十韻書
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勿以狂瞽爲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侈極珠貝狂佚務娛

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
月落鬪鷄破百萬呼盧縱大噓遊女白玉璫嬌馬
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事春慚作禾稼暮雲連統
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
侈極必禍作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
化移風復儉約性情非直方多爲聲色著從欲竊
虛譽隨俗縱貪穢蚕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佞罔
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忿恨與千里攘臂躍火
氣烘寒空雪彩揮蓮鍔無人能却敵何暇施擊斝

害物黷貨輩皆爲白刃爍瓦礫積臺榭荆棘迷城
郭里第鎖榛蕪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劬綺
羅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葵藿朝廷命元戎帥師
盪元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晶熒破
竹鋒熠爚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戲諛悼耄皆罹誅
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強暴爭先謀剽掠良民生計
空賒死心殞穫四野構豺狼五畝孰耕鑿黔首不
安堵炎如居鼎鑊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俾夫
熾蜂蠹寡筭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

茅亭客話 三
方尚奔競誰復振譽誇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
時稱多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
略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
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鞀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
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
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
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

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
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尅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
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
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
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
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

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張光贊

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画功德多歷春夏隨僧飲食其性謹愨守道不侈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為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劍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卧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

粧功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至今頸上創痕猶在吁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徵邪

金相輪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鎮西川雅州胡蘆關有道藝王劔者渤海聞其名俾蜀人呂尚致意召之呂至王生夫婦止一艸屋有一榻以箔隔限之嫗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會可去取之俄而酒饌俱至品味羅列非忽遽之

所能致也量其家去卽往來不啻百里呂怪愕王
生笑曰雲南蠻王曾鑄金相輪祈我賫換成都福
感寺塔上相輪蜀人安得知之當時敬之者十有
六七焉泊淳化五年狂盜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
塔相輪墜地完全俱是銅鐵所爲非蠻王金換之
者蓋王劔寓言孫氏傳聞不細爾

金寶化爲爐

蜀州江源縣村毗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
李順爲侶甲午歲據益州授州補儀鸞使部領子

弟百餘人擄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
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
藏銀皆笏錠金若墨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
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檐往江源山
窖埋之同理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偵金
銀魏氏子嬭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
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然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
家良人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于
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

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窟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爲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愚嘗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歲順寇攻益部有不逞輩隨賊執兵杖劫掠

民家財貨又附賊害民誅求無厭天兵平賊下寬大之詔應脇從徒黨皆宥而不問放令歸農此輩苟避誅戮又多金帛乃蕩心熾意自以爲終身不復羈縲也乘肥衣輕歌酒娛樂玩好珍異喪葬婚聘踰越僭侈視親若讎如是不一數年災厲疾疫公私事訟相繼而作財物稍盡車馬屋宇皆爲他人所有其貧如初嗟乎不義之物似有神明所掌得之者不罹其禍而身獲存者鮮矣夫善人富謂之天賞淫人富謂之天殃此輩天以殃之其是之

謂乎

劉旰

至道丁酉歲秋八月諸州巡檢作坊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為其下廣武卒劉旰等謀殺之韓踰垣而免是夜軍賊掠懷安軍及明取金堂古城入漢州凡六日行五百餘里劫掠五軍州十鎮縣所至處皆不及支梧驅掠軍民勢莫可遏州縣震懾戶口奔逃時知府張密學謂招安使上官正曰賊今日邛州來日必奔嘉眉州賊若有盤泊處如魚得淵

卒難除討君必悔之今日請即往移兵渡江逆而擊之奪其胆氣當盡擒之此上策也時不可失上官遂點集兵甲前去過新津江遇賊食於方井馳告張密學張曰劉旰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來告盡殺其黨凱旋且張公料敵先見皆此類也上官能將其兵是行也易於摧枯川界由是肅然

茅亭客話卷第六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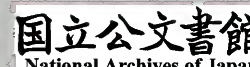
今日情願封其墓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哀亡友辭

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主將竊據益郡四月天軍來討至城下賊拒天軍驅脇老幼以乘城天軍煙以環城晝夜攻擊城內死傷且甚其賊求取供須器用錢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軍入城賊衆宵遁主帥念其城中民庶備歷艱危



蘇亭客話
一
瀟古閣
慮玉石俱焚遂使招誘出城安撫之初城內百姓
爲賊據城皆携挈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
七焉有出城却被軍賊搜捉縲繫入城誅戮者有
役於城上犯其暴法者有窮於輸給適其毒酷者
有脇而不從爲其殺害及受檟楚者有痛心疾首
憂鬱憤悶成疾而死者有與賊爲伍獻謀附勢扼
喉撞心取其賄賂者有終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
覩賊鋒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進士
張及有哀亡友楊錫辭前進士彭乘有郝逢傳今

具其事跡及錄其辭傳非止楊錫郝逢而已庶後
之人覽之得無傷嘆叛君殘民之事者是哉哀亡
友辭序云亡友楊錫字孝隆誠至之士也昔與趙
郡李畋蜀郡任玠南陽張達洎及結文學友咸治
經義於樂安先生悉潛心於六教然後觀史傳遍
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貫於道者旣積中而發
外遂下筆楮文其譔論考賢士節夫之勤靜明古
人沿習之廢置紀績義之大小辨適用之邪正不
虛美不隱惡庶達乎心志之所冀也日執是道以

出身入仕俾其抱策書而不愧作持言行以符會
同十五年未始一日而忘此也亡友居吾群中尤
爲靜退者蓋不徒爲進以希名苟譽速售其身誠
俟乎鄉賢里能拜書獻于春官氏不幸去歲盜賊
竊據城邑亡友卽日憂懣成疾莫能遠遁及復避
地於西山不得與亡友言別每念跡雖離而心同
室在遠而人邇意其與終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師
討平凶醜我雖歸正友則憤極而死矣冢嗣始孺
又且天矣嗚呼亡友業已著■未伸命何艱而至

此身旣沒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蒼何司使輔
善疾惡者罹戾若是之甚耶願表其懿行錄其遺
文同三友入關示儒林豪傑必推而知之少贖永
恨今姑爲靜舒交情之悲爾曰予取來之得朋兮
接群居之及義不殞穫於貧賤兮耻喧呶於聲利
炳舊史之遠目兮飫六經之正味議班紀之九流
兮廣劉書之七志旣積中之發外兮幸入官以蒞
事將結綬之彈冠兮匪君翔之于墜何賊卒之妖
興兮據藩服之城壘君豈適遠之無所兮柰病來

之難起我徂西山兮不與子別或出處兮其心曷
異凶醜之長然誠會合之密邇洎王師之討平兮
聞吾友之已矣燕雀啁啾兮遼鶴幽病豺狼噬嚙
兮騶虞憤死嗟慶緒之不續兮復嗣子之隨躋徒
呼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駛志願表其文行
兮示廣場之豪士異知子之若然兮俾德之無愧
今空抑哀以摛辭兮報亡友之終始

郝逢傳

郝逢字致堯成都人幼好學攻詩性柔而隋或謂

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鄉薦未竟屬盜起於境
資產略盡迫寒餒而無憂嘆咸平中蜀掌兵者失
律兵亂爲賊盜殺守臣而據郡自春徂秋驅老幼
以守城或獻謀於賊令盡索郡中書生署職俾立
効凡得數十輩列兵而脇曰不從者卽此誅戮仍
及其族皆震懾而從逢前給賊帥曰念所索儒士
某非儒豈可徵祿不能從命詞氣剛憤不可屈抗
賊怒令引去臨刃復召者三詞皆如初會解於賊
檟楚而釋之旣獲免遂匿於家天兵至逆黨殲夷

或聞於郡守將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復言居貧
自若噫當是時有位者尚或苟命而逢一士爾能
致命賊所不陷非義彼同祿銜勢私於身以媚時
得無愧乎逢貧處晦跡混於俗而人不甚知噫人
名存誠豈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爲怯懦洎亂而
能爾始明其所履焉是時無他慮也去就而已去
爲順就爲逆去難而就易能爲其所難志以守正
是亦幾乎智勇也夫忠烈節義何時無之然時於
無聞在遇不遇爾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則一拘囚

爾聶政非其姊則無名暴夫爾其遇千金之重不
遇鴻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爲也謂不遇而
不爲也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
窮而改節苟有善雖不我知斯善矣豈止蒙其慶
乎苟不善雖不我知斯惡矣豈止罹其殃乎易曰
井渫不食爲我心測王明並受其福又曰荷校滅
耳凶其是之謂乎若逢所履雖曰未聞吾必謂之
聞矣故爲聲其實亦得有所勸焉

陳季和

偽蜀進士陳熙載字季和文學之外書畫之尤者
皆閱而識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寶藏者多經其目
真偽無所逃焉受均賊署配連州歲餘或有鄉人
西來因寓書云某在家日於某處理一鐵投壺瓶
實以銅錢書若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書至遂於
所言處掘得一鐵投壺瓶其中唯見一龜纔容壺
腹之內無能出之翌日取看即不見龜但空壺而
已夫物之所化史傳尤多不可以智達也

鬻履嫗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斷起洞子
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垣街有王嫗年七十餘孫
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
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嫗倚樹坐看一賊
直來嫗前背身箕踞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
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
擊此賊頭碎于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
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既老且病凍餓切骨織
草履目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攀殺不

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爾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爲不幸則知長命焉幸也鬻履姬貧而壽嘆爲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愍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飢渴

所逼不知無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一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麩豆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迨母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流涕經旬或遇隣婦問盲女存亡隣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號呼叫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画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

矣獨書盲女者言惟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與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捨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為已用與盲女供僧兩像奇哉鄰婦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為斯鄰婦之罪人乎

鐵骨魚

于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

愚曰某家 日不顧所寶唯一刀爾開房令

愚視之於昏黑處見先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偽蜀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迴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隻長尺餘買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鉄也使匠辨之真鉄爾遂煉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喪吾亦喪矣吾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

見賞他日爲吾善誌之于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
陷日家遭焚掠其乃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記
之

茅亭客話卷第七

終

茅亭客話卷第八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
張筵賞花于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氏獻一合歡
牡丹任公卽圖之時士庶觀者闐咽竟日且西蜀
自李唐之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唯名洛州花考
諸舊說謂之木芍藥牡丹之號盖出於天寶初按

酉陽雜俎云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又隋朝
種植法之十卷亦無牡丹者至僞蜀王氏自京洛
及梁洋間移植廣開池沼創立臺榭奇異花木惟
石脩竹無所不有署其苑曰宣華其公相勲臣競
起第宅窮極奢麗時元舅徐延瓊新創一宅雕峻
奢壯花木畢有唯無牡丹或聞秦州董城村僧院
有紅牡丹一樹遂賂金帛令取之掘土方丈盛以
木匣歷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開日少主臨幸
歎其屋宇華麗壯侔宮苑命筆書孟字於柱上俗

謂孟爲不堪明年後唐吊伐孟知祥自太原馳赴
蜀卽知其先兆矣乎僞通口王宗裕亦於北門清
遠江東創一亭臺榭池塘駢植花竹泉石縈遶流
盃九曲爲當時之甲也唯牡丹花初開一朵王與
諸親屬携妓樂張宴賞其初開者花已爲一女妓
所折王怒欲誅之其妻諫曰此妓善琵琶可令於
堦前執樂就賞王怒稍解其難得也如此至孟氏
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麗春與
黎州所有者小不同爾

寓孔雀書

愚友人左侍禁辛貽顯爲容宜廉白等州巡檢因寄一孔雀雛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覩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自愛其尾欲栖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尙愛護之士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閒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

其尾者不急斷迴首一顧卽金彩無復光翠故生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餉饋如京洛間鵝雁以克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迴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僕告曰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鷄抱伏卽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清明軒翥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牕牖

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一木架令栖息其性
愛向明不在地止泊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
與養雞無異每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螽斯
蟋蟀活蟲餵飼之凡欲餵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
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少生油
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餵之小魚鰕不
爾餓損及切弱少許餵之貴其涼冷如食有餘則
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昏暗毛色馴
養頗久見婦女童豎綵衣綬帶必逐而啄之或芳
時媚景聞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眈眈而舞
若有意焉

滕處士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画今大聖慈寺文殊閣
普賢閣天花瑞像額處士筆蹟也画花竹鳥獸體
物像形功妙格品具名畫錄處士所居州東北隅
竹樹交陰景象幽寂有園圃池亭徧蒔花菓凡壅
培種植皆有方法及以藥苗爲蔬藥粉爲饌年八
十五書畫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

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遠方恠草竒花蓋欲
資其畫藝爾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團坐十餘人敷
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有壽二
多陰三無禽窠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
葉紅而堪翫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細
切生葱酒糟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漬之候春初
掘取藕根麓者和顛三節已上四五莖傷損埋入
深泥令近盆底纔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
四美根爲菜花爲翫實爲果葉爲杓具此四美也

沼亭檻之前爲瑞草萍蘋藻荇不得與侔也園中
有慈竹藁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有釣絲竹以
其弱杪低而垂垂地也有絲竹葉細而青莖瘦而
紫亦謂之墨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脉青節節
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穠多陰笋高之時
粉香籜翠有柱竹扶疎藁茂瀟洒亭臺無出此數
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晒乾園中
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
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

作稀泥即掘竹四面鑿斷大根科連根以繩錮定
昇時勿令動著根鬚間土昇入坑致泥漿中令泥
漿周匝徧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
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壅過竹本根也若
竹稍長者芟去顛葉纏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
窠相去二尺餘不須實斵只以一脚踏之來年生
笋速也宜於園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
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園中有梨名車轂圍
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黃

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爲桃之最也有林檎色
如玉向陽處有朱點如纈顆有重四兩者其栽果
法以冬至後春前斫美果直枝須有鶴膝大如
母指者長可二尺以來劄於芋魁中掘土令寬調
泥漿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致泥中
以細土覆之勿令豎實即當年有花來年始實絕
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澁不
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
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治至時剪

下便劄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七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樹以鋸截人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削勿傷其皮插於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箬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塔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旁生芽葉卽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休復嘗依其教而樹樹皆成則不喻其野樹子實酸澁鶴膝枝甜

接酸澁樹上爲酸澁之氣所推又焉得遂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澁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解歟今之人但廕其枝葉食其美實而不求其酸澁所推耶

好画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其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画一孫真人從以赤虎懸于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老年每日顛坐瞠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画虎

則不樂孫兇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
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画虎則都
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画虎卽爲之
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画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
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厨寢室懸掛画虎皆遍鄉黨
皆以画虎所惑有 兄見其耽好恠而責之曰汝
好此物何謂乎荅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
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
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旣見後頓忘寢食旬餘

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
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卽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
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兇孫輩皆恐怯每入
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
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庄門出去杳無踪
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踈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
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
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
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葭萌二客

偽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襍貨往葭萌市鬻之
山程巖嶮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
里餘叢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
客惶忙選得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逡巡有
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
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搯之虎
叫曰刺著我眼遂下樹號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
遂下樹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任攔頭夜

來醉歸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衆恠
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搯損虎眼是斯人偽爲
虎而劫路耶衆言比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庄
犬彘駒犢殆將食盡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攔頭家
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
哮吼而去衆至任攔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攔
頭裸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
擊籬籬其攔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
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拏攫爲衆人捧及大石斃之

遂昇入市向先見者虎卽攔頭妻也休復見史傳
人化爲猿爲魚爲鱉爲龜爲蛇爲虎之類甚多不
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逢
輿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烟杜絕猛獸群行村
畔皆於細路中設檻穿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
村安泊中夜報云机發村人炬火獎之見一老僧
困憊在穿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廻誤落穿中

望諸檀越慈悲解救村畔輩共愍開檻而出之躍
跳數年成一臣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
誘喻村畔得脫其難亦智矣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踪誤入市市人千餘
叫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瞞目而坐或一怒則跳
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
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
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

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一字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剗艸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人衣服器械乃至巾鞋皆指疊置於地上俛而復僵蓋

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佺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吹口者

茅亭客話卷第八

終

[Faded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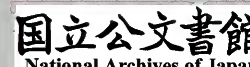
茅亭客話卷第九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天倉洞

醫人張世寧先為僧名法暈師事緜州雲山院僧
曉樞者柳人也禪觀之暇頗好燒煉太平興國初
令法暈及行者柴漢榮張保緒往昌明縣竇船山
採藥入山百餘里巖谷重深松竹蒼翳尋流霞山
路至一村曰張野人家老父及嫗皆八十餘既見



法暈等語之曰前有天倉洞某爲孩孺時有二客
去遊言洞中見自然餽饌皆可食之汝可去遊唯
路徑危峻常宜勉力法暈遂挈火負糧入洞初甚
隘嶮後漸高廣迤邐昏黑因執炬而行或上或下
凡十餘里漸明與人世無異嵌寶石室廣容百人
其下坦平兩畔石壁鍾乳流溢垂下長三四尺時
聞鳴籟音韻石床茶竈相連就之畧憇或覺餒思
酸餽食面前尋有一雙酸餽悚惕驚異而食之保
緒亦思蒸餅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漢

榮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後皆忘飢渴漸覺身體輕
利登陟無困憊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蹟
果核如有人行過之處對岸有石墻遙望雲霞隱
映薨棟樓閣椳栴花果景象幽竒如宮觀狀微聞
鍾磬之韻水急苔滑不敢過乃稽首曰下土微賤
形骸滓穢竊入洞府仰窺靈跡是塵劫因緣不敢
久住却尋舊徑而迴旣出得洞先藏者蒸餅化爲
石甚重擊之如銅聲休復嘗見道書云大凡靈山
洞府若非道書標記者不可造次遊歷有龍蛇之

洞多腥穢鬼神之洞門高濶若神仙之洞隘狹仍須有水隔碍凡人不可妄造之爾

鬻龍骨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萊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萊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有鬻龍骨叟與孫兒輩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擔至暮貨之亦盡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靈池縣分棟

山山去府城七十餘里北連秦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礮洞土穴之內有能興雲雨之處卽有龍蛻骨焉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綿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媯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愚遙見分棟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天蟠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濯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拏奮而沒旋有暴雨滂沱雷震數聲

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龍乎因蚕市有王仲璋
得一蛇蛻長五六尺腹甲下有四爪如雀之爪胡
本立得一龜小如錢綠色背有金線界成八卦象
鄭伯廣得一小瓢子如壘兩皂莢子堅實重厚無
有及者休復亦曾得芝本兩層抱石而生每蚕市
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靈藥者
或有遇奇物者耆艾相傳青城山仙人隱士多因
蚕市接救人爾

試金石

開寶初錦江橋側有周處士者鬻十香丸以白器
貯水浸小石子百顆餘各有文綫如飛禽走獸花
草雲鳳僧道之形者人常聚觀歎賞之中有一石
如腎形烏潤每將磨金次色者益紫以此爲異玉
工見之云非試金石乃黑玉爾後有道士見云非
黑玉是寶也若欲驗之以常石對秤此石加重數
倍以水銀塗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烹之成紫
磨金君當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惡富也恐喪吾
寶後經賊亂不知石之所之休復因見道門仙人

照寶經云凡百金之處旁熏樹木皆悉黃色若要辨之其石烏潤以水銀指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於常石數倍若敲磕及礎擊終不能碎須以大火烹煨得真金矣其金號曰寶金將煉爲金液還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於此經乎

僧繇閣

茂州近威戎軍有僧繇閣山路巖嶮人煙杜絕高岡之下有龕豁如堂奧石壁上有畫觀音像一軀

及當時畫功德主少長五人其石壁年深隨勢剝落雖風雨飄潤形狀愈明歲月經久而不昏晦不知其畫何得入石亦不知僧繇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縣四衆院僧有卧像一軀蓋生於石手足頭面衣紋纖介青黃色隱起狀若雕刻豈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採枸杞

華陽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採枸杞根莖貨

之有年矣因於紫山脚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斫之根本恠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終夕不輟不堪其喧也遲明妻怒將克朝燹群狗乃不復吠矣休復見道書云枸杞茯苓人參薯藥朮等形有異者餌之皆獲上壽或除嗜慾嗇神抱和則必有真靈降顧接引爲地仙爾

趙公山

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採薪遇數苗薯藥頗大如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藥遂與妻子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根鬚抱一大瓷合遂揭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結合內村人悸慄以鋤觸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唯餘一隻石簪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晝村人轉惧此物異常送與庄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此簪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縣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歲秋有
牧童晚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屈曲
於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內至末者曳
泥窒其穴口並無踪由其童驚駭目瞠口禁不能
言至前春啟蟄時方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
方說溪中所見之物矣

魚化爲石

青城縣漁者李克明釣歸傾其魚於竹器中有一
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

愛之將與豎子爲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椀水中或
搖鬣振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甕中因
是鄰里求觀者衆在水則活離水則爲石率以爲
常時巡轄栢舍人虛舟取此魚看敲之中斷致于
水中不復活矣

趙十九

趙十九名處琪陷銀花術鑑爲業淳化中收得一
鉄鏡頗有異常時有畢先生者名藏用字隱之年
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嘗飲酒少食自言本天

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餘年脩歷蜀中名山勝景一日與處琪賫鉄鏡訪愚茅亭翫之其鏡可重一斤以來徑七八寸鼻大而圓透鼻有四象八卦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面皆碧色每至望夜光明愈於別夜畢先生於景德中携至闕下值上封泰山因從觀大禮得召見稱旨遂與披掛賜紫服號通真大師封香令於青城山焚修御詩送行到川日訪愚茅亭問其鉄鏡已在貴人之處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画龍涉獵經史撰野人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家王仲璋者求山人画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山人画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爲皂山人聞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以不戴帽衣服濡湿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

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斑鵝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徃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麩金二兩餘吁誰謂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彈鴛鴦

章子朋者善書勒大字妙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常自銜其能至道丙申歲徃嘉州書僧院額自州

乘船所至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縣維舟見二鴛鴦因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戲曰人之爲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爲笑樂左傳謂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謂乎

蠶饅頭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蚕甚多將成值桑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葉大獲其利將買肉麪

歸家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蚕自此災癘俱興人口淪喪夫蠶者靈蟲衣被天下愚氓坑蚕獲利有此徵報爾

太子大師

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携莊宗諸子爲僧入蜀投孟主卽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爲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爲名額蜀人號爲太子大師暨聖朝

吊代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酷好爲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隳殘迨盡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聞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爲所奏發遣赴闕大師憂恚卒于劔門元亮與大師同日暴亡宗瑩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中風恙二三年間患瘡疥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

茅亭客話卷第九

終

茅亭客話卷第十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孫處士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
 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為性介
 潔凡欲圖画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
 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
 青城白侯埧趙村愛其水竹重深囂塵不入冀絕

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画思遲澁無羈束有位者或
求之不動卽絕食託疾而遁導江縣有一女巫人
皆肅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竒異嘗問其鬼神
形狀欲資其畫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
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其
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某能知之也今與求
一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
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
爲冥官追捕案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爲人者有

生爲畜者有受罪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
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
生不爲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見
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
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所画俄有
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之者皆是魍魎
輩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岍高邁
蓋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
鬼爾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

侵害於生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無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歲異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猶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偶聞於明神必加侵害亦不異盜賊之抵于憲法爾若人爲鬼所害者不聞乎爲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者人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禱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鬼神非人寔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惟德而是輔凡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棄無德行雖勤禱

之得福鮮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應者曰殺生與負心爾所景奉者浮圖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許預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濟我資鏹數百千貫知微辭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爲者乃楮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慎勿使著地可以薪艸薦籍之向一處以火爇不得攪剔其錢則不破碎一一可達也遂依教蟠紙錢數百千貫噫昔漢世

以前未知幽冥以何爲賂遺之物爾

黃處士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陽人也少爲僧性僻而簡常言家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隨僖宗入蜀至其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斲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盡善有瑟瑟徽者爲上金玉者爲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者箏聲絕無琴韻也處士

常言隋文帝子蜀玉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故有彌寒玉韻磬響泉和志者琴則有操引曲調及弄弦則有歌詩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聲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謂也非歌詩之言則無以成其調也本詩之言而成調非因調以成言也諸詩皆可歌也咸平中知州馮公知節名孫知微畫俾處士彈琴二公俱正僧舍嘗會愚茅亭進士張及贈之詩曰二公高節厭喧卑同寄蕭宮共展眉玉樹

冰壺齊品格野雲臯鶴本追隨
泉流指下何人賞
岳峭毫端祇自知
繆戀賢侯美風教
故山歸去尚
遲遲
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遺愚養和一法是年
冬病卒年八十其樂天知命者歟

程先生

程先生名賁字季長自號丘園子江陽人也世習
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雖家
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先生尤嗜酒復喜藏
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竒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

畢珍收之亦多手寫焉其間復混以名画古琴瑰
異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
日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者曰金五十年簡
冊鈔槩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譏太玄經義
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其是之謂乎

杜大舉

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
給夫婦皆八十餘每遇芳時好景出郊選勝偕行

人皆美其高年逸樂如是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
本樊川老蜀都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儲三
載酒戰猶能敵百夫僻愛舜琴湘水弄每縣孫画
醉仙圖孟光笑語長相逐喚作梁鴻得也無嘗手
寫孫思邈千金方鬻之凡借本校勘有縫折蠹損
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劄
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
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
獲筋體強壯耳目聰鑒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

卒方始閣筆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
泉者舌下兩脉津液是也但能每旦起坐瞑目絕
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
炁海一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澗之聲
如此則百脉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
根又曰漱口靈液災不干其是之謂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溫如蜀人也學識廣博人皆師仰
之大中祥符初樂安公中正鎮蜀日請先生於文

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無賢諫大夫凌公策蒞蜀聞先王之名表薦于上詔入京先生進龍圖紀聖詩一千韻酬以汝州團練推官三讓辭官表云伏念臣早年髮白悲老態之遽臻觸事心闌覺死期之將至乞授一子官蒙聖恩與子偕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般家之蜀因與鄉人前秦州隴城主簿張達中行秩滿歸川二人同訪愚茅亭觀舊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士今

已物故未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生幾何先生留一絕於亭壁云聚散榮枯一夢中西歸親友半成空唯餘大隱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天禧二年先生遊寧州卒于旅舍楊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誠哉是天地間萬類中惟人最靈然愚蒙者萬而賢智者一處賢智而志於道者復幾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譚居士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爲事居郡城東南

隅所居庭廡籬落間徧值艸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能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間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卽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人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小童處士

童處士名益字友賢因兄能画相學習而頓悟若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畫無古今蜀末歸命聖宋以前有張杜二人善画佛像羅漢有張南本畫人物車馬黃伯鸞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寫真自往及今有童君與前輩不相下也童君於海雲山寺畫慈寺如來十六羅漢大聖慈寺三學院楞嚴經變相玉局化龍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天慶觀龍虎君聖祖殿岳瀆神祇所有神仙侍從向背低昂無遺其勢者鳥獸洪纖樹石山水無遁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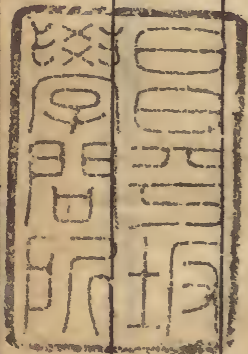
者而又筆踪道健天機俊逸九曜院寫張侍郎真
精神氣韻如出素壁之前時推妙手張侍郎在任
日俾童君画鮑倩五禽圖於五勢之間各寫侍郎
真在其中侍郎展開曰老夫山野豈堪圖之因是
優禮待之祥符中於愚茅亭圖水石六堵謂愚曰
時輩皆云彈琴非是樂寫真非是画是耶非耶請
爲言之愚對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
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
之琴操南風杜預注云伶人樂官也豈不謂琴爲
樂乎南齊謝赫論画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
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
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其寫真者於画六法中一
法爾豈不謂之畫乎若祇以畫人頭面而已豈曰
盡善若祇以寫真擅名不亦寡乎譬諸膳夫和羹
醢醢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闕一不可今國朝
取士於詩賦策論闕一者不中其選也則知君子

之道貴乎全也。盡與學雖殊，功用奚異。君其全和童曰：益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休復字婦本，通春秋三傳，自言授道李湛處士，鬻丹養親，兼精畫學，嘗撰益州名畫記。自李唐乾元初迄趙宋乾德間，五十有八人，釐為四品，旁通百家小說，所居一茆亭，多蓄古人異蹟，凡賓客往來，拂拭展玩，評論無倦色。偶及仙佛神鬼，謠信卜筮，雖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命曰茅

亭客話。陳氏曰：所記多蜀事，蓋蜀人也。冀山毛晉識。



文政八年

